

官板

近思錄集解

天除中平

四止

			九	漢
			三	書
			九	門
			六	
四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元	九		漢
八	三		書
函	九		
一	〇		
〇	四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6
冊數	4	( 4 )
函號	298	16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近思錄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

書

新安朱熹原編  
建安葉采集解

政事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  
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  
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  
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

淺草文庫

齋戒而告君也

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

臣前後兩得進

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

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

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

間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荅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

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

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

勢亦宜爾

徒言民饑將亂為可慮而不言民饑將死為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

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

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

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

哀矜

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吝財以防民之變

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

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

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覲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井四

為甸四甸為丘得平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聚眾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眾入所謂法所拘者然為

之未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

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  
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便於民者衆人為之未免

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  
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

若悻悻然小丈夫之為哉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

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

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為訟天西運水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

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為師之生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

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恃專則失為下之道如衛青不敢專誅而具歸天子使自

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凡師之道威和

竝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

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唐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爾。

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勲德，錫魯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為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伊川易

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

亨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

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於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

有其有，乃為盡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

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

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

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

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繫累，而所從者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伊川易傳曰：

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

不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為善。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伊

川易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

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

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樸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

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

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

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

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

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

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

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者，

發人之陰惡也。訐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故矯拂之過。每至抵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

納約自牖，惟溫厚明辨者能之。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

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

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

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財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伊川易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

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

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六為爻應此理之常也然為九二九

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悔也世之責望故素

而至悔咎者皆浚恆者也素舊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伊川易傳曰

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

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災危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可以固結其欲遯之

心是以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以

係戀而姑息也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伊川易傳曰聖賢之處

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

而獨異聖賢之所為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循乎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

之變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

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

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

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

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

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爻皆陽為同德相與不

至睽孤然當睽之時乖異者衆故必懷含弘之義而無棄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乖異者可合乃无咎也古之聖

王所以能化奸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

絕也弗絕之則開其自新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

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

信睽者合耳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

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內竭

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

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主于巷也巷者委曲之途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上言

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主于

巷之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伊川易傳曰不自損其剛

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

適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意順旨惟務容說善而遇柔悅善亦



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險倭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

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

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已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

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

咎下不厚事也伊川易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

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

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

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

有咎也大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无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

作也革卦象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伊川易傳曰君子之與小人

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

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以順道而相保禦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伊川易傳曰志

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及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

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伊川易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之事既過而強為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伊川易傳曰君子

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

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

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

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

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象傳禮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平儉皆小過之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

甚則恭為足恭哀為毀瘠儉為鄙悝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過卦九三傳待小人之道先當正己已一於正則彼雖姦詐將無

間之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皆當以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

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

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

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

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為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經說下同○詩狼跋篇碩大也膚美也遜避讓也謂有大美而謙遜不居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

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訪賢材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

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

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

甫則必有益於我遺書下同○先生忠誠懇至詞氣和平如此豈若悻悻好勝自是者之為哉

天棋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

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

意其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為喜怒所遷

明道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

也須開口本註云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不敢發之貌

厲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聶嚙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振民育德，脩己治人之事也。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為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為窮理之本。子羔既未及為學，而遽使之以仕為學，則非特失知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存存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

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常似賢急迫。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

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

有。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為事。稽古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

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而

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

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信在言前。又曰：責善之道，要

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於我者無自

辱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在我無煩瀆之辱。

仁思錄卷十一

十一

職事不可以巧免

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

克勤小物最難

不忽於小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理勝而氣平則人易曉而

聽亦順或者理雖明而被忿氣以勝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

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

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

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

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

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

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

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苟有厭事之意則應

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一時感慨至於殺身而不顧此匹夫匹婦猶或

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也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

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

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令

非曰姑為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

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已勝而無含容之氣人量隨

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見

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

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學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有斗筲之量

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為斛十

斛為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

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

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

為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

彼所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

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

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慍，何者，道固不為之而有增損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為之，則計較安排，即是私意。

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

意。選舉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實非己之所得而有。子弟該磨勘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為己之私

恩，乃是私意也。於此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

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本注云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苟能以

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不可行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

生曰初若泛論人材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

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

終不言

泛論人材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可與矣此制義之方也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

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

書謁見大資頤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

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

道理

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在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人反求知者失已使之求知者失士

夷

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

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

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

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

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

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



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須看聖人欲正名處

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

說見論語○名分不正則施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乖戾而不和禮樂何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

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非分外之事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蘇氏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以時之遠近言也然其理則一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

之意大意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

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制民之產謂井田貢

助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

顛常愧此四字顛常愧此四字

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

長處揚人之短本為薄德况前輩乎

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

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

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

附錄下同○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

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其私己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民情皆得以上聞則

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感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

居上既正則下有所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夫抵使不常在其

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人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

使入之道已未嘗事人則使入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

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其中

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

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

避所以心通

易說下同○此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

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

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

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故有怠惰與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

充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

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

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為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

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自強故有惰與羞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

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

明何為不為志氣感慨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顧况吾義理既明尚何怠惰羞縮之為舉重明輕所

以激昂柔儒之士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

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豕性陰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

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

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

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逐矣蓋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取益謂有益於已絆

率繫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數猶頻數也了曉徹也

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

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此段疑當在十一卷之末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一  
新安朱熹原編  
葉采集解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與惡為懦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一

新安朱熹原編

葉采集解

教學凡三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與惡為懦

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

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

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

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

中而止矣。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

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子生

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諾。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

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

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

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

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

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教之不早及其稍

流俗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

平也伊川易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

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

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

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固眾

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者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己之所不可

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

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

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

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教人循循善誘常俯而就

之蓋亦因其資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

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

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

近矣經說見論語○道固不外日用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

不得令作文字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

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

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

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

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

喪志也遺書下同○王右軍羲之虞永興世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

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廢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類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

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禮以恭敬

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乎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學者所見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舞射者所以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以誠心為之誠者所以成已也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

事。灑掃應對。即是教之。以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人以聖人事。說見曲禮

○視同示。誑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聖人无妄之道。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

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

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灑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問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以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灑掃應對

精義入神。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夏正謂教人

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灑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

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

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理貴玩索

至於口耳之傳。未矣。下帷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

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

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游子弟。及士庶人之子。八歲則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

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

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



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  
 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  
 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  
 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  
 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註云人有養便方  
 定志於學○先王設  
 教養之周而行之久士有定志專於脩己而緩於干祿故能一  
 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  
 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而辭不必歸書  
 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  
 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

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  
 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  
 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  
 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諷  
 之間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其逸志古禮既廢人倫  
 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  
 敘人倫  
 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有立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  
 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  
 得成於樂也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  
 文八音相比鴻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  
 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  
 綴非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

而血氣和平是有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以養其血脈也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

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

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亡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然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為

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初學

道之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

道之

道之

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樽猶趨也謂趨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樽節退讓

禮之文君子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慢忽樽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

教無從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宏太教必以禮而成就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

其材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

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

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目蓋三患實相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教人

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

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

無全牛矣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人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

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此言使人不由其誠勉強

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

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者蓋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安

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非唯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

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

小補哉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一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一

小齋若子路

孟子曰人不足與進也知不足與問也知大人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二

新安朱熹原編

建安葉采集解

警戒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脩己治人嘗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近思錄卷之十二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傳下同○泰卦九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為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勝况於隆盛乎隆盛之敗喪必自無德者致之也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

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

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戀也

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

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豫卦六五傳衰世之君大率以

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

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

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臨卦象傳驕侈每生於安富之餘綱紀每廢於舒肆

之日釁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為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

者也

震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

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有失而後有復

屢復而屢失不當其德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

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

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屢失故危厲屢復故

无咎无咎者補過之稱也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頻復頻失而不止久

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伊川先生曰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

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

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兌上離下為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

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不合矣如人

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

之間而常孤獨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伊川易傳曰小

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

之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故為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而

陰柔卑下之質謂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

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伊川易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而惟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伊川易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界限分也列絕也夤

齋肉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爲限止之義所貴於止者謂各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強忍如此則違世絕物危厲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象傳兌下震上爲歸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况從欲而忘返者耶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狗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狗情肆欲必且失其常

理而致凶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兌卦六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圯族敗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烏能有濟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

強拂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業莫與共之者矣

君子敬以直內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人蓋邪狂之態不能掩者事雖微所以害於直者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教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子曰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



在於厚與愛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

細遺書下同○君子之學為己而已以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為務外而傲惰敗德學亦不進矣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子曰不

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楊子雲謂

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以料事為明者必至於是

周子曰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

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

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理微矣二者常相為

消長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

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

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羅俚語猶兜攬也事未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

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冒而為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

弊乃有不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汨於利

欲者自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事出於公而以私意為之即是

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為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做官奪人志。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騫乎是非子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愛惡之私或經營於

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學者所當深省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

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驕矜

鄙嗇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不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

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

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

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

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

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省邢  
啟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檢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  
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

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

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

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  
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

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

如此

橫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  
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  
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此終身乃亂常之尤  
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偽言偽行不得以  
惑之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二

近思錄卷之十三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  
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  
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三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辨異端 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  
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  
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

楊墨 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韓非韓之諸公子善刑名法術之學佛

者本西域之人為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書論清淨無為之道楊氏為

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而猶疑

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而易見故孟

子但闢楊墨恐其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

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

以廓如也遺書下同○佛氏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楊子雲曰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

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

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

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

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

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

子張才高意廣泛愛兼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

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楊氏為我之學也孟氏推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

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

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

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絕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通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滅無為，而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

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

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

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理，何有於義。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

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

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

肆，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

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

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

釋氏謂有生必有滅故有輪迴今求不生不滅

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

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

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

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物以明理浪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

孟子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

一段事則無矣

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就使有存養之功

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

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

足道本人倫今日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

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

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以上竝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

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

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

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

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

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

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

不能亂得

初學立心未定必屏遠異端之說信道既篤乃可考辨其失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推。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為私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

是死也。

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礙。顧乃自生私見。為吾身不能不交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

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為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

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

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己。妄生計較。欲世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明道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

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為輪迴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

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

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

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

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

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此言雖為

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辨異端之要領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

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

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

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

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

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人之精氣

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獨壽理之所有也顧其自私小技聖賢弗為耳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  
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

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

為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

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

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

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

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

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為六

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

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

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

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麤罔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則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

土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

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

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為浮生幻化豈

為知人乎

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而求天

性豈為知天乎

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

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

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

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本註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

○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

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

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

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

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

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

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

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陷溺於異端乃謂不假脩為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

外別傳不脩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

異言入耳上無禮以防

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

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

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詭服異行非脩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邪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事其文此人論世以不察燕然以不問於世以聖人之心而謂不以求其本且其志已謂不必因循聖人而不節而至大並下不學而以此未精則其弊之甚矣固神也論學尚之旨蓋其然好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三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四

新安朱熹原編

建安葉采集解

觀聖賢凡二十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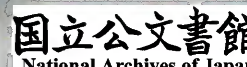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

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

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

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

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



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致也。迨於宋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性之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身體道，以復其性者。

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夫子大聖

之資，猶元氣周流，混淪溥博，無有涯涘，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盎然，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剛烈明辨，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

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然和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才，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天子主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辯論之明，不得不然也。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

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天地者高

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協氣祥光也。泰山巖巖者，駿極不可踰越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亦無迹。然為仁之間，喟然之歎，猶可窺測。

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迹彰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

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至其易簧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

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於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遺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止也。幽厲不由也。

羣經定於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續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名况，字卿，為楚蘭陵令。楊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多。楊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擬

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

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楊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之性

何以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

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為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

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

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仲

舒舉賢良對策為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修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為得聖賢意楊雄以清淨寂寞為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考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林希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

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祿隱謂浮沉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雄失身事莽

以是祿隱何辭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

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據

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為。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漢無興，不忍為此。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

劉氏可也。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

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荊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

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各正言

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

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

○朱子曰：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

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

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



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為吏部侍郎嘗著原道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為虛位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扶正學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氏之與荀揚尤其卓然之見也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

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脩德而已德之既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

文退之反因學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

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能

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為善

形容有道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

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五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

充養有道資稟得於天純粹如精金純粹而不雜溫潤如良

玉溫良而潤澤寬而有制寬大而有規矩和而不流和易而有樽節忠誠貫

於金石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孝弟之至可通於鬼神視其色

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盎然其和聽其言其入人也

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沾洽而有餘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

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曾次洞達無少隱匿然測其學識所蘊則又深博而無涯

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先生

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敬主於身而恕及於物敬則其本正而一恕則其用

公而薄見善若出諸已與人為善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廣

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不安於狹陋行天下之大道不由於邪僻言有物而行

有常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度故曰常先生為學自十

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

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

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則有以識理知盡性至命必本

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弟說見四卷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萬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實本乎人也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

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

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佛

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謂自

通達玄妙實則不可以有為於天下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謂自

性周法界然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堯舜之道大中至正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

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

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

之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乃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之士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

必入於佛老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

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

耳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略也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

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

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

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

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

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

接物辨而不間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感而必應教人而

人易從。教人各因其資而平易明白故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

不賢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得其歡心。狡偽者獻其誠。

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之。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人聞風

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聞風而服則無遠不格矣。觀德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熏乎

至和如飲醇酎。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

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

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先生為政

治惡以寬。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處煩而裕。得其要領且順乎理。當法令繁

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

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人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

之沛然。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苟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為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嘗

倉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

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

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為。先生所為網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

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

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集○政令設施可做而行道化孚感不可力而致。以上一節言為政

之道。道之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牕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

意思一般遺書下同○本註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此即西銘之意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源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

謝顯道曰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揆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盡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強識博學也躬行力究力行也察倫明物以下物格而知至也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感無窮而實本乎吾心物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見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

之措也和易而有含蓄寬裕而懇至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自任之重所至者遠不安於小成不急於近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為高義擇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

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本注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愚謂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繫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



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說並見前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雖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德貌嚴毅而中

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

貴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

橫渠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日錄其於家塾時大要五子必以人人本之計

夫事處實而無欺也然其於與人與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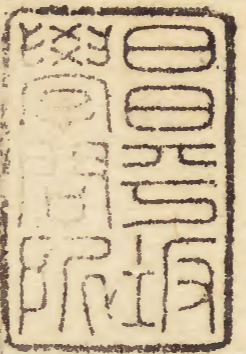
不欺也其於與人與人而無欺也其於與人

夫必與前其猶命猶無差也其於與人與人

問者莫不謂公下世也嘗聞門人曰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四

天保五年刊



官版見本



